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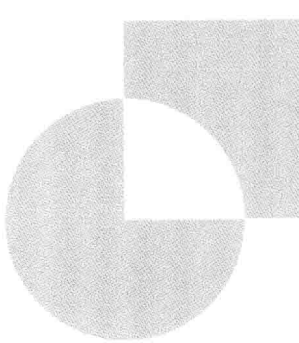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

李维建 马景◎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国情调研报告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

李维建 马景◎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国情调研报告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 / 李维建, 马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情调研报告集)

ISBN 978-7-5161-0270-1

I. ①甘… II. ①李…②马 III. ①伊斯兰教史—研究报告—
临夏市 IV. ①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2183 号

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
责任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460 千字

定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项目简介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的项目之一，2008年立项。项目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燮藩，课题组成员有王俊荣、王宇洁、晏琼英、王希、李林、马景、李维建。调查报告的最后执笔人为李维建和马景。

临夏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发源地，当前仍为中国门宦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本课题旨在对临夏州伊斯兰教各门宦进行田野调查，收集门宦的相关资料，尽量掌握门宦的发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对门宦的历史及未来发展进行思考。因此本课题涉及门宦的信众、宗教思想、仪式、制度、建筑、门宦与门宦的关系、门宦与教派之间的关系、门宦的宗教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的内容。

课题在研期间，课题组成员在充分的资料准备的基础上，在课题组主持人周燮藩研究员的带领下，曾分别于2008年7月、2008年10月、2009年9月赴临夏州城乡进行实地调查。课题组成员深入走访清真寺、拱北，与门宦教长、满拉、普通教众、各教派的教众、非穆斯林群众等分别进行座谈；同时，课题组成员还与西北地区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进行座谈，就调查方法、调查对象的选择等进行沟通；与临夏宗教、民族、政协等部门进行沟通与交流。另外，本课题还吸收了临夏当地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因此，本项目的成功除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外，也离不开上述教界朋友、学界同仁、政府官员的支持与帮助。在调研期间得到了临夏州民委马志雄、统战部的马耀灵、政协的马世仁、市政协的马忠贤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使我们对临夏门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得到了临夏州民族报社的马廉朴、教育局的马俊华等朋友的积极帮助，他们为我们安排了调查的地点和相关人物，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得到了教界的许多朋友的帮助和积极配合，使我们对门宦内部结

构和运作模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上述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世界宗教研究所对国情调研成果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以邱永辉研究员为主持人的课题组组织、资助成果出版。本成果的出版即得益于课题组的资助。在调研成果的写作、整理与修改过程中，金泽副所长、邱永辉研究员也曾多次给予支持、鼓励与帮助，特此致谢。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郭承真、张训谋、敏贤良、唐爱华等同志高度重视本书的出版，他们认真审读了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和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核心内容为第一章，即调查报告部分，这是我们关于临夏门宦调查的总报告。在这一部分，我们希望以尽量简洁明快的语言，反映出我们对临夏门宦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的最新认识。其他各章为调查资料和调查记录，这部分不但反映了我们在资料收集方面的成果，也反映了我们调查的艰难过程。附录部分为主要是我们对资料的整理与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力图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观察中国门宦的思想历程。

最后，需要对全书的撰稿情况作一些说明：本书第一章门宦的历史部分由马景完成；门宦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部分由李维建完成。第二章调查记录与访谈提要由李维建、马景、晏琼英完成，其中临夏州门宦考察纪实部分由马俊华完成。第三章门宦内部书籍内容提要部分由马景完成，虎夫耶毕家场拱北简史部分由马廉朴完成，其他相关资料来自门宦内部的出版物，我们经允许做了转录。第四章附录部分由李维建完成。最后全书由李维建统稿修订完成。修订和编校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历史流变和不同文献来源，许多人名、教派名、门宦名、地名等名称不一，我们按目前学界惯用法做了统一，但引用的原文资料，第三章（资料部分）及文献名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未作统一。

当然，由于我们能力有限，调查时间有限，对门宦的认识和理解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希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希望教界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加深我们对门宦的理解与认识。

甘肃临夏门宦调查组

2010年8月

前 言

这本《甘肃临夏门宦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情调查的一个专题调研的报告。当初，之所以申请这个专题调研，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完成一个“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的国家社科项目，具备门宦调研的学术基础。加之伊斯兰教的学科建设需要，我室的年轻研究人员有一次理论相结合的考察机会，对于今后接受和完成相关调研工作大有帮助。二是国家有关部门对近来门宦问题非常关注，而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专门研究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在我们看来，当然主要是缺乏专业知识，因而难以见到切中要害的深刻见解。而这正是我们应勇于承担的学术职责。不过，当时也曾考虑到门宦问题涉及面太广，情况太复杂，有相当大的难度，因而将门宦调研的第一步只放在临夏。如果调研结果能大致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下一步的调研将放到宁夏，再搞一个宁夏门宦调查。这样，我们对于中国门宦的情况，就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调研就能有一个基本准确的学术结论。

临夏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现在各门宦比较集中的所在地。因此，调查门宦首先到临夏调查，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在临夏的调查得到了州政协，特别是州政协办公室、宗教局、民委、州委统战部的大力协助和关照，也受到各门宦的欢迎和接待，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深度调查还存在诸多困难，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和财力。好在有年轻同志的艰苦努力，我们基本完成了原定的任务。

我个人以为，这次临夏门宦调查，虽然时间较短，调研报告也是匆忙草成，但其中包含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过去清楚了。如果再做一次宁夏门宦调查，我们的认识会更全面更深刻。现在谈几点基本的认识：

(1) 什么是门宦？这个问题现在学界也没有完全统一。一般门宦、教派

一起提，但具体的说法不尽相同，有的还有很大分歧。从伊斯兰教史看，中国的门宦就是苏非教团传播到中国各地的分支组织。它不是教派，也不是学派，应该是苏非神秘主义的修道团体。与伊斯兰世界的苏非教团一样，开始创立时，它以个人的精神升华和道德高尚为修道手段，最终达到人、主合一为最高目标。后来，教团逐步退化，修道仪式趋于形式化，而教长及其家族因聚敛财富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门宦也是这样，教长家族成为富甲一方的高门大户，并结交官府而获得权势。尽管如此，门宦的基本教权结构、修道制度等仍然是苏非教团的传承，基本上还是应视为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修道团体。

(2) 门宦的教权结构。最初的苏非，常常是在一名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修道的方法。这种神秘主义的道乘修炼，具有禁欲苦行的特征，非常容易“走火入魔”。因此，后来强调修道者必须绝对服从导师的指导，而寻找到一名好的导师，即真正的苏非则是最重要的。由这种师生关系，后来演化为圣徒崇拜、教长崇拜以及拱北崇拜等，构成苏非教团的教权结构的基础。中国门宦的教权结构及宗教制度都与此紧密相关。而且，与国外的苏非教团一样，最初的传道者大多清贫自守，品德高尚，主张改革旧制，简化仪式，节省费用，因此有许多追随者，能形成教团组织。在内部也大多主张传贤不传子，强调苏非的主旨。一般的穆斯林民众则以追随这些“圣徒”求“占吉”，既有精神慰藉，也有经济依靠。近代以来，门宦和国外的苏非教团一样，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伊斯兰传统主义指责它背离正教，伊斯兰现代主义则谴责它阻碍社会进步。现代化、世俗化的进程对它带来更加致命的冲击。因此，中国门宦和苏非教团都处于衰落状态，在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虽然有所复兴，但基本上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复兴。

(3) 门宦的发展趋势。有人告诉我，传统的门宦已不复存在。对此，仅就缺乏全面的调查而言，我们尚不敢作此断言。但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门宦从总体看正在向现代的宗教团体转化。首先，门宦的传统传承，依照门宦内部说法，有的已经结束，格底林耶的大拱北，早就没有教长而只有当家人，有的没有明确说法，教主的品位也大大降低。起码最基本的坐静干功，大多已经放弃。虽然也称“教长”，已非昔日的老人家，只是宗教团体的负责人而已。其次，现代社会的变革，已不容许原有的教权关系继续存在，门宦的成员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个人转换其他教派的也大有人在。现代门宦大多合作以发展经济、集资兴办教育等为己任。原有的关系在争夺教权时会有

显露，但在法律的限制下作为残余正在消退。个别拱北的老人家仍在坚持传统的道乘修持，有的会去国外的教团重新学习，在教内影响也很大，但是，这样的拱北不可能是门宦。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门宦的新教长或教职人员都受过现代教育，在传统的门宦组织结构内所作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宗教团体框架内的改革，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从政府的角度把握为实现宗教和社会和谐的方针，因势利导，逐步实现转变即可。

以上是这次调研中主要探索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调查共同探讨。就门宦的发展趋向，应该继续追踪调查，还有许多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了一些，也值得进一步调研，但就目前的成果而言，我要说明，大量深入基层的工作，最后调查报告的撰写、修改和定稿，都是李维建和马景两位年轻同志做的。在此过程中，我常常为他们的辛勤努力和认真奉献而感动。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成果，主要是他们的劳作成果，我作为主持人，实在有掠人之美之愧。惭愧之余，我还要声明，报告定稿之时，我基本尊重他们的调查观感和一些意见，因为我缺少参与一线调查的体验，因此不应该轻易否认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需要随意抹杀年轻人的锋芒。

实地考察，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有组织、分步骤地坚持下去，我相信，无论是对于国情的深入了解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推动，都是有益的。如今，这本《甘肃临夏门宦调查》的出版，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如能坚持下去，必有大成。在此，我们要感谢世界宗教所的领导，特别要感谢金泽副所长以及邱永辉研究员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没有他们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我们还要感谢临夏州委统战部、州政协、州民委、州宗教局领导的协助和支持，感谢甘肃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省民委古籍办的同行和朋友们的帮助，以及感谢甘肃临夏各门宦拱北的合作与配合，并欢迎你们对我们的报告予以批评指正。

周燮藩

2010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门宦调查报告	(1)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门宦的历史	(3)
二 临夏州门宦现状	(61)
三 围绕门宦存在的问题	(87)
四 对策建议	(101)
第二章 调查记录与访谈提要	(105)
第一部分 调查记录	(107)
一 临夏州门宦拱北考察纪实	(107)
二 明德拱北调查	(155)
三 全义拱北调查	(157)
四 灵明堂临夏西拱北调查	(158)
五 临夏毕家场阳洼三太爷拱北调查	(159)
六 临夏市叶尔羌拱北调查	(160)
七 临夏市井口拱北调查	(161)
八 临夏市法门门宦调查	(162)
第二部分 访谈提要	(163)
一 嘎德忍耶××拱北主持人访谈提要	(163)
二 嘎德忍耶××拱北访谈提要	(166)
三 虎夫耶××拱北访谈提要	(167)
四 格迪目派××清真寺访谈提要	(169)
五 哲赫忍耶××阿訇访谈提要	(172)
六 西道堂××清真寺访谈提要	(179)

七	××学者访谈提要·····	(180)
八	对一位在校大学生的访谈提要·····	(181)
九	机关工作人员××访谈提要·····	(192)
十	退休公务员××访谈提要·····	(206)
十一	伊赫瓦尼派阿訇××的访谈提要·····	(214)
 第三章 有关资料 ·····		(217)
一	临夏州门宦内部书籍内容提要·····	(219)
二	清真根源·····	(231)
三	临夏拱北溯源·····	(246)
四	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华寺门宦道祖·····	(252)
五	临夏清真大拱北历史概述·····	(271)
六	伊斯兰教苏非虎夫耶门宦毕家场拱北简史·····	(315)
七	法门门宦历史简略·····	(330)
八	明德拱北的资料·····	(332)
九	西北老教“三根柱”简介·····	(341)
十	访谈中的提问·····	(345)
十一	有关照片·····	(349)
 附录 有关思考 ·····		(367)
一	苏非主义与中国文化	
——	基于田野调查对门宦的几点思考·····	(369)
二	临夏市伊斯兰教门宦的调查与思考·····	(382)
三	对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门宦的调查与分析·····	(411)
四	尼赫米亚·莱扶济昂论苏非教团的活力	
——	兼及对门宦研究的启示·····	(427)

第一章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 门宦调查报告

李维建 马景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伊斯兰教门宦的历史

马 景

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夏州）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东临洮河与定西地区相望，西倚巍峨雄壮的积石山与青海省毗邻，南靠奇峻翠秀的太子山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搭界，北濒湟水与省城兰州接壤，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介于东经 $102^{\circ}41'$ — $103^{\circ}40'$ ，北纬 $34^{\circ}57'$ — $36^{\circ}12'$ 之间，东西长 136 公里，南北长 183.6 公里。临夏历史文化灿烂，境内出土的彩陶是中国早期历史代表，被誉为“中国的彩陶之乡”。临夏历史悠久，是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地之一，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居住生活。两千年前秦汉王朝就设县、置州、建郡，古称罕，后改称导河、河州，是沟通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古丝绸之路南道之要冲，唐蕃古道之重镇，享有“河湟雄镇”之美誉，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在这里交错伸展，形成了当年商贾云集、一派繁荣的茶马互市，被赞誉为“西部旱码头”。

临夏州辖一市七县：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永靖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据 2008 年的统计，全州总土地面积为 8169 平方公里，人口为 190 万。临夏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地方，境内有 22 个民族共 196 万人口，回族在临夏州境内的总人口约 61 万。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人口 102.7 万，占全州人口的 56.4%，土族、藏族和部分汉族信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

伊斯兰教在这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和深远影响。早在唐朝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悠悠驼铃声，早期来华的穆斯林传教人员或商人到达现在属于临夏州的范围。历经宋元明清后，伊斯兰教在临夏州地区

深深扎根，传播广大，发展成为中国西北伊斯兰教中心。这里有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教派”，即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和赛莱菲耶，“四大门宦”，即哲赫忍耶、虎夫耶、库布林耶和嘎德忍耶在临夏颇有影响，“四大门宦”下属30多个支派。因此临夏成为各界关注和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理清临夏伊斯兰教门宦的发展，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临夏伊斯兰教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伊斯兰教传入临夏州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高宗二年（651年）大食遣使来华正式通好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是这一时期来华的使者在中国传教的记录并不多见，他们主要因为政治和商贸的往来，居住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及至“安史之乱”发生之前近百年的时间，是伊斯兰教缓慢传入中国的阶段。“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向大食借兵，安史之乱平息后，一批大食士兵留居当时的都城长安，他们定居在长安周围，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对于伊斯兰教传入甘肃临夏的时间，据临夏穆斯林民间的说法，唐朝时伊斯兰教就传入该地。有很多传说，如十大“上人”（具有学识的贤者）的传说，谓唐朝时，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曾在河州一带传教，他们亡故后，葬在今临夏市八坊的南关大寺一侧。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的坟墓被迁到城西近郊处，至今有人到墓前凭吊。^①另外还有唐贞观年间榆巴巴助修河州城垣的传说，现临夏市榆巴巴寺（又称老拱北）所立碑介绍说，此拱北“贞观六年建”，榆巴巴“唐朝时候人”。新立碑更称：北城角老拱北系我嘎得勒耶道祖艾里木勒台钻于唐贞观年间二出中原，为助修河州城垣而显灵之地。十大“上人”的传说可能在河州历史上确有事实，但时间并不一定是唐朝，可能在元朝末期或者明朝前期。《经学系传谱》记载榆巴巴的故事发生在“清初”，而不是唐朝贞观年间。该书这样记述：河州有爸爸坟，乃昔年得道缠头仙长之墓也，忽生榆树一株，俗呼曰：榆爸爸坟。^②

宋哲宗以后，东西交通大开，大食使者蜂拥而来，其中有许多人留居熙

① 高占福：《甘肃回教源流考略》，载《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② 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3页。

州路（今甘肃临洮）。宋徽宗因“木征内附”，西域可汗使者、国使、商人、工匠、教士等同时进贡。名为进贡，实为商贾，他们“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宋朝在熙州设立驿站，接待来华使者、商人，允许他们暂时居住，同时，在湟州（今循化）、河州设榷场（专卖机构），进行茶、马、布匹交易，一些不归者开始定居河州，这些人就成为早期河州（临夏）穆斯林的先民。

蒙元时期，随着蒙古的西征，大量的西域军士、工匠、炮手、教士等被带到中国内地各处。在这一西征进程中，其中有三三次军事行动与河州有关。第一次是1227年成吉思汗攻破积石州（今临夏积石山县境内），三月攻破洮州、河州和西宁，而后，河州成为蒙古军队的屯军之地。第二次是1252年，忽必烈驻军洮州一带，命令士兵在此地屯田。第三次是1272年安西王蒙哥刺驻守六盘山，其后，阿兰答继任安西王，其所率部卒15万人，其中有“大半”信仰了伊斯兰教，这些人之后就定居在河州屯田，后成为甘肃东乡族的重要族源。从中可以看出，在蒙元时期的河州，是西域回回人主要居住的地方，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便定居在这一带，从事“屯、垦、牧、养”等活动，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用汉语，逐渐中国化，与此同时，他们又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成为这一带最早的穆斯林先民。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继续与西域通好，大量西域回回人进入中原，加快了伊斯兰教在中原一带的传播速度。甘肃的河西一带便成为西域回回人进驻内地的中转站，河州作为这个中转站的一个主要重镇，成了西域回回人居住之所。同时，明洪武三年（1360年）邓愈率兵进攻河州，河州宣慰使锁南普投降，随后著名将领沐英率部屯戍甘肃临潭、河州一带，后来这部分人就定居在河州一带。沐英作为十大回回将领之一，他在河州一带的驻军，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河州一带的传播与发展。据明嘉靖年间编纂的《河州志》记载：在临夏县马集乡一带有“回回务农”及“禹王庙在集石关，……回民耕耘宇下”^①。

清代以降，河州一带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区域。陕西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模式传入河州，在培养经学人才、传承伊斯兰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河州伊斯兰教的发展。随着清朝海禁的开放，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频繁，内地的穆斯林赴中亚、中东一带求学者不断，带来了当时伊

^① 王全臣：《河州志》，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81年版。

斯兰世界的宗教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随着苏非主义的定型,一时间苏非修道士涌进内地,他们在河湟一带传播伊斯兰教,促进了苏非主义在河湟一带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伊斯兰教在河湟一带的传播。河州作为河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苏非主义的重镇。至17世纪,该地已经出现了“七门八宦”,穆斯林人口继续增加,据《甘宁青史略》记载:“明清两朝回教,遂无处不有矣。”又记录:“甘肃回族,以河州为总汇之区。”^①

(二) 苏非主义概述及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 苏非主义概述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的神秘主义派别。早期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中,就有一些虔诚信徒依据《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仿效穆罕默德初期的宗教实践,倾向于苦行和禁欲主义。

“苏非”一词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种:(1)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羊毛”,认为当时苏非修道士多穿羊毛做的衣服进行修行;(2)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纯洁”,因为苏非修道士以追求精神上的纯洁来达到修行的目的;(3)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智慧”;(4)来自阿拉伯部落“苏法赫”的名称,即摒弃现实世界,一心向主。

苏非主义的名称真正出现在8世纪初期,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神秘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展现出神秘主义的内省方式、修行实践、追求境界在历史文化中的独特内容。到了伍麦耶王朝时,禁欲主义成为一种反奢华的力量。至8世纪下半叶,苏非把苦行禁欲作为修行方法,目的是认识、喜爱、接近真主,最后达到与真主合一。他们力求以神秘的爱和沉思冥想消除个人意识,包括忘却来世的厚赏,达到无我而消融于真主之中。9世纪以来,苏非主义逐渐成为宗教苦修主义和“内心修炼、沉思入迷”的所有行为及学说的总称。至10世纪,涌现出众多苏非学者,如埃及的祖努米斯里,美索不达米亚的艾布·赛义德·哈拉智、伊本·阿塔等人物。他们致力于宗教追寻的基本技巧和宗教出神的特殊状态的研究。他们主张把值得赞扬的与应该责难的区别开来,把善与感情分开。把灵修归属于心、灵魂等非物质器官的职责,以此建立一整套伦理体系和认识论原则,划定了被许可的精神历险的范

^①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十八,兰州俊华印书馆1936年版,第23页。

围及界限，发展出一种复杂的道德心理学，这门学说不关注对人的探究，但意欲引导其成员在朝圣的旅途中达到灵魂的净化。

也就是说，早期的苏非派是以一种反奢华的力量出现，是建立在个人活动基础上的一种无组织的运动。一些人信奉苏非主义，他们单独地或结成小集团地到各地漫游，有的沿途乞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有时则靠自身的劳动所得过日子。他们的学说与正统伊斯兰教义相抵触，他们的活动往往与正统派支持的执政者发生冲突，因此时常遭到正统派乌勒玛（宗教学者）的谴责，以及执政者当局的镇压。后来哈拉智被正统派学者指责为异端，并被哈里发宣布实施绞刑，就是很好的例子。

大约在 11 世纪末期，苏非主义将更高的价值置于空幻和玄奥的体验中。这为全盘接受这种现象的哲学家安萨里做好了思想准备。他领会神秘的直觉，如高深的视听能力，以此证明先知生活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安萨里把神秘主义纳入正统派教义，指出把完全的视觉经验依附于个人背景没有太多价值，他摒除苏非派的极端因素，采取中庸之道，使苏非主义更加趋于明哲，使正统信仰更加灵活。

到 12—15 世纪，苏非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个人修行的基础上，一些知名的苏非建立了教团，招收弟子，提出一定的思想主张。这些教团主要有卡迪里教团，系巴格达享有盛名的波斯人阿卜杜拉·卡迪尔·吉拉尼（1077—1166）所创，其信众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而且是最早产生的苏非教团。第二个教团是里法伊教团，系伊拉克人艾哈迈德·里法伊所创，其次是沙兹里耶教团，为阿里·沙兹里所创，该教团在非洲的突尼斯和摩洛哥影响较大。再次是毛拉维教团，它是波斯诗人查拉勒丁·鲁米（？—1273）所建立，该教团在土耳其等地影响较大。到了 14 世纪下半叶由穆罕默德·白哈乌丁·布哈里（1317—1389）创立纳格什班迪耶教团，该教团是把苏非主义的道乘功修建立在教乘的基础上，借以调和教法学家与苏非理论家之间的矛盾，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另外该派一反苏非常态，反对圣徒圣墓崇拜，反对被教法学家指责为“异端”的行为，特别反对遁世思想，主张今后两世并重，号召追随者辛勤劳动，学习和掌握各种技能等。

16—18 世纪，这些教团逐渐完善，有了系统的教义主张、修炼方法和崇拜仪式等。随着这些教团人数的不断增多，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具有较强的社会凝聚力，它们在维护地方伊斯兰教、传播伊斯兰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教团内部因继承权、对教义解释的不同等因素发生分